

詩文集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Z424.9  
19  
:88

八十八  
成日錄

送龍密  
即  
三軍門  
郎侍郎  
良中丞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第八十八冊目錄

李鴻章	三一
上曾相	三
上曾相	三
復曾沅浦方伯	六
復胡小蘶樞密	三
復曾沅帥	三
復陳筱舫侍郎	一
復劉省三軍門	八
復劉省三軍門	二
復曾相	二
論天津教案	三〇
論天津教案	三四
論天津教案	三八
論幼童出洋肄業	四四
致曾劼剛通候	五四
復孫竹堂觀察	五〇
復孫竹堂觀察	五一
復孫竹堂觀察	五四
論朝鮮國政	一一
論設海部兼籌海軍	一〇五
復陳海軍規模籌辦船塲	一一六

議鐵路駁恩相徐尚書原函	一一一
詳陳創修鐵路本末	一一二
論變通教務	一一八
<b>謝庭蘭</b>	
尚書韻考序	一三五
何秋濤	一三九
考夕觴若夤	一四一
周易爻辰申鄭義	一四三
君子機義	一四五
釋惑	一四七
<b>吳大廷</b>	
答胡宮保書	一六二
耻論	一六四
辨姦論	一六七
劉海峰難言書後	一六九
書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後	一七二
張樹聲	一七五
王猛捦虱賦	一七九
復總署王大臣書	一八一
復曾星使書	一九一
復曾星使書	一九三
致李傅相書	一九五
致李傅相函	一九七
致李傅相函	一九九
<b>劉庠</b>	
廬陽三賢集跋	二一〇
戊寅年召對恭紀	二一三
戒粵民出洋謀生	二二三
復方子可書	二二七
曹參師蓋公論	二二九
徐州府志兵防考叙	二三三
釋六書轉注	二三六
王鑑	二三八
與左季高先生	二四一
復黎生警齋	二四三
與黃超南游戎	二五〇
與羅雲浦大令	二五三
復蔣鄉泉太守	二五七
與廣昌張都戎	二五九
復朱晉升都戎	二六一
復劉蔭渠廉訪	二六三

與王惺原先生	二六七
與心牧季弟論文書	二六九
練勇芻言自序	二八四
四顧居士小引	二八六
答或問	二八八
<b>楊象濟</b>	<b>二九一</b>
復孔雅六丈書	二九三
致趙翼甫書	二九八
重刊日知錄序	三〇一
唐益子獻曝編序	三〇四
衍石先生文序	三〇八
燭餘詩自序	三一〇
論治	三一四
行鈔引議	三一七
笙詩有聲無辭說	三二三
記陳司馬讞獄事	三二五
<b>諫草堂記</b>	<b>三二八</b>
周氏七世同居記	三三〇
格致書院碑記	三三二
錢江觀潮記	三三五
跋肇域志	三三七
跋江夢湘集古印存	三四〇
讀史記	三四二

<b>周星鑒</b>	<b>三四五</b>
致弟叔子書	三四六
金澨生粟香隨筆序	三五一
<b>易佩紳</b>	<b>三五五</b>
恭申愚悃摺	三五七
<b>黃振均</b>	<b>三七四</b>
復閻繼蓉	三七八
答王壬秋	三七八
答邑人公延修志書	三八一
答王雪澄孝廉	三八五
復嚴秬香	三八七
詩義擇從自序	三八九
老子解自序	三九三
趨庭紀語序	三九八
函樓詩鈔自序	四〇三
函樓文鈔自序	四〇五
函樓因遇詩自序	四〇七
房融筆授楞嚴說	四〇八
游南嶽記	四一四
題祝都司所藏墨蹟冊	四一四
讀嵇叔夜養生論書後	四一九
黃振均	四二一
答東臺楊竹軒書	四二五
談兵錄自序	四三一

送雲南楊生人都序	四三五	饒儀廷經說序	五一二
傅懷祖	四三九	讀詩隨錄序	五一五
駁陳同甫謝安比王導論	四四一	讀志問答自序	五一八
陸機論	四五六	大桴山人詩集序	五二〇
德刑論	四五〇	送童荇農之官豫章序	五二四
原恥中	四五六	記習砲	五二九
劉履芬	四五三	范義士墓誌銘	五三一
劉瑞芬	四六三	祭范鶴生觀察文	五三七
登泰山阻雪小記	四六五	告亡室鄒恭人文	五四〇
十刹海觀荷小記	四六七	書惲子居桑中說後	五四五
秋日遊陶然亭記	四六九	吳曾英	五四七
劉瑞芬	四七一	設險守國論	五四九
南山十六景圖印卷序	四七三	論今南洋各島國	五五四
重修華亭縣志序	四七五	新疆水道議二	五五八
石樸山房記	四八〇	登萊設省議	五六二
遊縞溪龍洞記	四八二	閩粵建置議	五六六
聽泉山館記	四八五	漢時匈奴遊牧所在當今何地對	五七〇
虬髯俠傳	四八七	董沛	五七五
跋三忠寶翰後	四九〇	答劉博士論周禮書	五七七
洪良品	四九三	徐校宋元四明志序	五八一
復楊性農先生書	四九五	逸湯晉考序	五八七
劉芙蓉小隱山房駢體文序	五〇四	兩浙令長考序	五九一
胡恭人味秋軒詩序	五〇九	女媧論	五九四
質古訂疑序			

枕濤樓記	五九八
書吳家山遺事	六〇一
書癸卯水灾事	六〇四
書寶順輪船始末	六〇八

袁維岳哀辭	六一四
椿兒埋銘	六一八
董恭人墓誌銘	六二三
胡山甫招辭	六二七

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間進士。初在鄉辦團練抵抗太平軍，屢敗。後投曾國藩為幕僚，一八六一年編練淮軍，調上海，攻太平軍，陞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提倡「自強」，興辦軍事，開辦近代軍事工業，設立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津浦鐵路、開平煤礦等。建立北洋艦隊。有《李文忠公全集》。

# 李鴻章

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間進士。初在鄉辦團練抵抗太平軍，屢敗。後投曾國藩爲幕僚，一八六一年編練淮軍，調上海，攻太平軍，陞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提倡『自強』、『求富』，開辦近代軍事工業，設立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津榆鐵路、開平煤礦等。建立北洋艦隊。有《李文忠公全集》。

毅長與於二十四日尋坼城垣，各軍奮力拔登，三丈乃上，傷亡將半。

近于人殺戮甚矣，各城東晝天氣炎熱，槍械不能多放，諸將士

愚，尚不知有援制金陵之說也。敵軍往還最多而無趣，則其



上曾相

前奉四月十六日賜書，誘掖獎勅，無微不至，感媿交并。旋接五月初三日手示，飭派接防溧水、高淳、建平。比因建平實無可派撥，奉咨後卽令剝，況兩軍分接滬、溧之防，咨呈冰案矣。連奉四次手寄諭飭鴻章會攻金陵，又奉五月望日鈞函，並迭奉咨催，私衷焦迫，恨不著翅西去。以彊吏體朝廷之意，以弟子應師友之召，無論事之濟否，曷敢稍有怠緩。惟礮隊必須多用，急切難齊，已詳於十七日覆奏片中。湖賊志在死守，抽撤不妥，又詳於本日覆奏片中，均係實情實事。師門明鑒萬里，能否曲諒苦衷，准其稍緩。長興於二十四日轟坍城垣，各軍奮力扳登，三次乃上，傷亡將弁勇丁將近千人，殺賊甚多。各鎮稟稱天氣炎熱，槍礮不能多放，請俟過伏再行進戰，尙不知有援剿金陵之說也。敝軍槍礮最多而精，郭、楊、劉王四軍萬

五千人，洋槍萬餘枝，劉鎮銘傳所部七千餘人，洋槍四千枝，是以所向披靡。若槍礮不能多放，則亦不甚得力。常州先僅劉部礮隊轟擊，四月賊與官兵皆視為無奇，由其礮小不能制死命，轉足長賊志也。洎鴻章到常，乃調齊各軍礮隊，轟然雜作，諸路併進，倖而一得，嘗與洋將討論，皆云炸礮不用則已，用則必要攻破，意思殊為深長。往時程鎮與戈登同攻蘇城，將自家礮隊全行藏棄，專用戈礮，蓋亦慎於一發。諸將多粗心浮氣，或求一二尊炸礮，以為守營拒敵皆未能深得其益。若攻金陵，須調真正礮隊兩三枝，輔以地道數處，洋槍勁旅萬餘人，拚死先登，或有把握。鴻章西去，斷不能以持久，故宜慎之於始。朝廷疑師門有畛域之分，鴻章有嫌怨之迹，不得不據實聲明。左公意氣雖盛，兵力實不能強黃老虎，專打浙軍，日夜苦纏，已為賊人所輕。賊既輕浙，若鴻章卽分兵遠去，彼必蹈瑕乘間，此鴻章左右為難之苦衷也。日內親赴長興、太湖一看，如湖州易得，先了此。

處，卽西去旬留數月，可無內顧之憂。若師意必令分隊，祇可勉強塞責，恐於事仍無濟耳。來示疑畏二端，固在意中，分隊遠去，誠不放心。東軍所富者，軍裝也，賊賊也。而弁勇豈爲區別？城下之日，爭財物，亦須預爲申儆。總之，鴻章與沅丈交契素深，貴部相識已久，似易解說。餉事容爲盡力。

(民國十年影印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

二十一日奉上諭報，計已呈覽。正盼上游軍報，適接沅丈初九、十日函牘，以病勇太多，恐難久守。請商吾師疏調多公一軍來援，多公北去，於江南

軍移全局甚有關係。師門公忠體國，前不能不奏止，今似不得不奏調。惟近日輪船少便，若俟鈞答再行會奏，更恐遲誤。聞秦中回匪近稍就緒，勝帥與強吏當足了之。金陵若無多公，竟有進退狼狽之象。鴻章與雲仙、筱兄籌思至再，冒昧建言，懵懂之咎，伏惟鑒恕。鈔稿附呈。常昭踞逆錢百順，桐城人，密託程學啓乞降。所部二三萬，存餉二十萬，可支數月。俟嘉定克復，我軍進崑山，便以城來歸。鴻章不絕其求，然力鑒李世忠之驟機，童容海部下之反覆，當與程學啓慎圖之，不敢稍涉大意。聞因桐城親族懼其株累，慄懥而出蘇州，吳江各小股亦有求撫者。忠賊西上，留守者遂多搖貳。若上游戰守穩持或小挫其鋒，此間便有可乘之機。鴻章惟穩慎籌辦。英法兵與常勝軍於九月初二日攻嘉定，志在必得。已派北新涇二千五百人往守，並令虹橋、青浦各營前進移紮。俟布置妥後，縷晰奉聞。李鎮朝斌於二十六日到滬，黃鶴汀於頃間到滬。李即赴泖灘察看，仍帶

所部三營回皖，以各船皆損壞無病之勇，不能久留。賴榮光等二營，仍飭暫紮浦口，不知已啓行否。

（清齊東野語卷第十一）

（同上卷二）

賴榮光英忠是與清軍焚燒民房，並非安撫湖南事。謂其焚燒民房，及將其眷屬遷出，並非與正合小朝廷之旨，亦未嘗有據。忠雖西土，留守者，豈容不許？又何當與歷學密計圖之？不無辭避，大意固因賴榮光百諱，人密言之，則或二三十萬可支，賴只對云：此只聽恩主再言，却復言。賴分封妻妾，雖譖而母子，亦無所據。賴榮光本無私財，惟金劍苦無送公資，齊聲張賴榮光，謂其經年累月，日耕種也，則甚為妄。賴之妻妾，每計金錢，更逐豪賊，賴榮光中聞，則詰賴，賴乃具實。賴謂其妻曰：吾不以妻不耐，士卒不以士不耐。

首肯之。其後號令甚急，云走為龍公數萬人，欲避回寧波，直抵福建。

詔令素廟史員濟等處親尋撫罪，以封金錢新息，或署巡撫，或自

延請至署，起而拜且父。又召中金錢大罵，盡誣衆敵不尊君，竟取之。又未

去，遂立高旗，張公行，還暗去。今春，奉兵合戰，西歸廣德，休閒游

樂，更晚沈西軒，去文海園及福勝園，遊望之，見其主丘貞與東鄰孫聯，聯

復曾沅浦方伯，西赴武夷山，其間有此。

六月十三日接五月十九、二十八日兩函，二十九日接六月初九、十五日

兩函，七月初六日接六月十九、二十六日三函，敬承垂注殷肫，指示詳盡，

並審堅守穩打，迭挫兜鋒，孤忠蹇蹇，欽慰無量。此間五月虹橋之役，倖而

獲勝，擊走悍賊。浦東剿撫兼施，連復川南奉柘金山五廳縣之地。實賴我

公以建瓴之勢，直據兩花臺，使衆逆不能不回顧老巢，而鋤生遂得以乘  
間搗瑕，略地海隅，非戰之功也。頃聞甯廣繼克，鮑公可速赴救，爲大局幸，

爲我公幸。春霆每戰捷必待餉而後拔營。此時機會難得。尊處羽檄飛催。知必兼程而進。鴻章深知鮑叔於節帥恩誼最重。于左右痛痒相關。於金陵蓄志已久。公但以危詞聳之。以至誠待之。渠當赴命不遑。師門咨到布置徽甯、東壩、蕪湖防守各條一一密實。各將果能遵辦。東南大勢即可搏捦。不待禮希兩帥增兵矣。敝鄉人陷在忠黨最多。來歸者相望於路。謂賊情人人欲散。忠逆亦不自持。昨因金陵求救。日下文書數十道。不得已率三千人自將而西。此曾前數年在和州一帶盤踞。每戰必郤。嗣席狗酋威勢。乘和何兩帥潰走之後。闖入蘇州。盡擄三江良民。弱而無紀。衆奚足恃。去秋奄有江右數州。鮑公一戰卽走之。今春洋兵合剿。四眼狗喪於皖北。該酋每聚族而謀。旦夕待亡。金陵大軍愈逼愈緊。始不敢往救。遲之又久。乃合衆前去。見在浙西及蘇常諸踞賊均候金陵消息。如再敗退。獻城自首者必多。其畏鮑公甚於畏多。故願公速致老鮑。先聲已奪。止要開一二